

# 北庄“千层底”

□邢建军 李巨涛 李国红

(报告文学)

“千层底蕴藏古香，蝶影轻随步履扬。若问此间归何处，北庄等君踏韵芳。”这首小诗，是王亚梅写给故土北庄，也是写给手中千层底的告白。小诗每一个字都浸着棉布的柔软、麻绳的坚韧，藏着一段红色岁月的回响，也载着一群北庄人的烟火奔头儿。

“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每当这句老辈人口耳相传的歌谣在耳畔响起，“团结北庄”手工坊的掌舵人王亚梅，眼前总会铺开一幅革命战争年代的画卷：昏黄的油灯下，北庄妇救会的婶子、大娘们围坐一隅，指尖捻着麻绳，针穿梭于叠层棉布间，灯光映着她们的鬓边的碎发，也映着眼底对光明的期许。

这位土生土长的80后北庄姑娘，曾在省城石家庄的霓虹里闯荡创业，城市的繁华从未冲淡她对故土的眷恋。2021年的那个春天，她毅然转身，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旋律，回到了这片镌刻着红色基因的土地，心底的念想愈发清晰，让北庄的老布鞋，重焕生机，让这“千层底”的手艺，续写荣光。

北庄的骨血里，流淌着团结的力量。这座紧邻西柏坡的村庄，曾因1958年岗南水库的修建，整村搬迁至如今的家园，后来又经历过二次搬迁，却始终守着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与赤诚。从贫困山区、移民区，一步步挣脱脱贫的枷锁，书写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动人篇章。

回溯至1943年的盛夏，周巍峙带领西北战区服务团平山队抵达这里，扎根村落开展减租减息宣传，与乡亲们并肩守护麦田、抵御侵略。同年6月，词曲作家牧虹、卢肃被这片土地上的军民同心所打动，在北庄的烟火与硝烟中，创作出歌剧及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刘沛、王昆等艺术家登台演绎，激昂的旋律从北庄的打麦场响起，越过太行山脉，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精神号角。

如今的北庄，红色底蕴与时代新风交相辉映。沿村大道旁，造型精致的宣传橱窗里，红色故事徐徐铺展；青砖灰瓦的老院墙上，斑驳的红色标语虽经岁月侵蚀，却依旧清晰可辨，崭新的墙头画将“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具象化，每一笔都透着奋进的模样。

一有闲暇，王亚梅总爱在村里漫步，看炊烟袅袅，听歌声阵阵，感受着村庄的日新月异，而她最偏爱的，仍是“团结北庄”手工坊里的烟火气息。每当《团结就是力量》的旋律缓缓流淌，北庄的女人们便端坐案前，低头、眯眼、捻针、引线，一针一线纳制“千层底”，指尖的温度透过针线，传递给每一寸棉布。王亚梅也常常坐下，接过针线纳上几副鞋垫，指尖触到棉布的瞬间，仿佛便能与那段烽火岁月对话，与先辈们的匠心共鸣。这些勤劳精巧的女人们，眉眼间藏着岁月的温柔与慈祥，每一个低头的瞬间，都是对红色历史的深情回望；每一针的穿梭，都是对手艺的虔诚坚守。

风风火火，是王亚梅刻在骨子里的性子。刚从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河北多业态场景消费市场集赶回来，她脚还未沾地，便径直扎进了手工坊，身上的风尘还未褪去，眼底却闪着光亮。这次参展，北庄手工布鞋成了市集上的“香饽饽”，温

润的棉布、规整的针脚、藏着红色印记的纹样，引得国内外客商纷纷驻足，一份份合作意向敲定，一大批订单接踵而至——这是对北庄手艺的认可，更是对红色文化的青睐。

来不及歇口气，王亚梅的微信里便发出了急切的招工消息：“急找平山本地会纳千层底的乡亲，婶子、大娘、奶奶们，还有年轻的小媳妇们，会做的来，不会做的没关系，咱包教包会，做一双结一双的钱，还能带回家做！”字里行间的急切，藏着她对这份事业的热忱，也藏着她想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的心愿。

她深知，手工坊的壮大，不仅是对老手艺的传承，更是让北庄人守住烟火，增收致富的底气，是对总书记回信中“把乡亲们更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的深情践行。

王亚梅是喝着北庄的泉水长大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旋律，是她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早已融入血脉、刻进肌理。2021年，总书记给北庄村全体党员回信的消息传来，她拿着手机站在老院里，久久未动，心底的执念终于落地：要以“千层底”为媒，串联起北庄的红色历史与乡村振兴的梦想，让老手艺成为乡亲们的“致富鞋”。

万事开头难，“千层底”的致富之路，更是布满艰辛。最初的日子，十来个留守妇女凑在村委会的闲屋里，炕桌上摆着针头线脑、棉布麻绳，凭着一腔热忱上手，可做出的布鞋却不尽如人意：针脚歪歪扭扭，疏密不均，鞋码无规无矩，样式仍是几十年前的老模样，粗糙得难登台面。看着大家眼底的失落，王亚梅没有退缩，她咬咬牙，辗转请到了省里的非遗手艺人，手把手带着乡亲们打磨技艺。

她深知，千层底的精髓，全在一个“细”字，这份细致，是老辈人流传下来的规矩，也是非遗的灵魂。铺布要匀匀实实，每一层棉布都要熨平整，不留一丝褶皱。纳线要密密匝匝，遵循“鞋底不差针，纳线要挺实”的古训，每平方的针脚需规整排布，如同田埂上列队的禾苗，整齐划一。针脚的深浅、麻绳的松紧，都要拿捏得恰到好处。世人皆称“千层底”，实则更该叫“千针底”，一双合格的“千层底”，需用上千针麻绳细细纳制，而这里的“纳”，更该写作“拉”，一字之差，藏着数不尽的力道与心血。

纳鞋底是最费力的针线活，需用粗针配麻绳，铁顶针便是女人们最珍贵的“首饰”。虽然没有金银的璀璨，却陪着她们熬过无数个指尖酸涩的日夜。顶针时的力道需精准把控，轻了针穿不透棉布，重了便会折断针鼻，一根粗针就此报废。“千层底”的棉布通常叠至三四层，针线由疏及密，越往后越难穿透，往往要用顶针反复顶压，才能让针穿完全没入布层，拔出针时要顺势拉紧麻绳，每一针都要耗费五六次力气，指尖磨出薄茧，掌心勒出红痕，都是常有的事。可北庄的女人们从不抱怨，她们把日子的美好、对故土的热爱，都揉进了每一次穿针引线里。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大家的手艺日渐精湛，鞋底纳得坚实耐穿，鞋面也渐渐



王亚梅在纳制“千层底”。

有了新意。她们学着在鞋面上绣出花样，将“北庄”二字绣成跳动的火苗，将红星、麦穗绣在鞋头，让红色元素与传统手艺相融，让每一双布鞋都成为一件有温度、有故事的作品。

王亚梅总爱和手工坊的婶子大娘们，说起平山老布鞋的红色往事，说起“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与一双布鞋的深情。

1987年金秋，已是鲐背之年的戎冠秀，常常在暮色中回望烽火岁月，想起曾在平山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想起当年妇救会赶制军鞋支援前线的日夜。“八一”建军节前夕，这位一生拥军的老人，找人纳制了一双布鞋，托平山县妇联的同志寄给聂帅，还附上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快到‘八一’了，又是建军六十周年，我和平山老区的乡亲们都很想念。给您寄去一双您当年喜欢穿的布鞋，这是村里年轻人按咱老妇救会的规格做的，不知合脚不？”

没过几日，戎冠秀便收到了聂帅的回信，字里行间满是动容：“收到你们热情的来信和老区的纳底鞋，使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你们，一下子又引起我对战争年代革命老区的回忆……这双布鞋虽很普通，但它包含了老区人民多少心意，是军民鱼水情的结晶，我将永远保留纪念！”

## 三

这一双布鞋，是戎冠秀对子弟兵的牵挂，是老区人民对党的赤诚，更是千层底承载红色记忆的最好见证。王亚梅常说，我们做的不只是一双布鞋，更是在传承一段历史、延续一份深情，每一针都藏着军民同心的温暖，每一线都连着老区平山的红色根脉。

北庄毗邻西柏坡纪念馆，往来研学游客络绎不绝，手工坊成了大家读懂北庄红色文化的窗口。游客们总会驻足围观女人们纳制千层底，指尖轻抚那些密不透风的针脚，触摸棉布的温润，目光定格在鞋面上鲜亮的“团结”二字，有人轻声说：“这针脚，全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调子啊。”是啊，那些规整的针脚，何尝不是团结的注脚；那些穿梭的针线，何尝不是精神的传承。

时光流转，手工坊搬了新址，最显眼的位置，端正正挂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标语，那滚烫的文字，是北庄人前行的底气，是大家心中不灭的光。与时俱进的北庄女人们，也赶起了时髦，学着开直播、做带货，镜头前，一双双巧手飞针走线，身后

的货架上，布鞋样式琳琅满目。给孩童做的虎头鞋憨态可掬，绣着吉祥纹样；给游客做的纪念款印着红色印记，承载岁月记忆。绣着“团结北庄”字样的棉鞋，裹着烟火暖意，每一双都藏着匠心与深情。订单多的时候，手工坊的灯总会亮到后半夜，缝纫机的哒哒声、女人们的欢声笑语、针线穿梭的细微声响，交织在一起，在夜色中流淌，那是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声响，是手艺绽放光芒的喜悦。

当省妇联为手工坊颁发“集体三八红旗手”奖牌的那天，王亚梅特意穿上了一双自己亲手纳制的千层底布鞋，登上领奖台，脚下的布鞋柔软舒适，指尖仿佛还留着纳制时的温度，心底满是激动与自豪。这两年，手工坊的女人们，凭着一双双巧手，摆脱了“留守”的困境，挣上了实实在在的银子，日子也过得愈发有滋有味。村里评选“美丽庭院”，大家个个铆足了劲，把自家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篱笆上爬满了月季，窗明几净、花香四溢，家家户户旁若无人地自顾沉浸在幸福的样子。

晴日里，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碎金般洒在布面上，映亮了女人们专注的眉眼，也映亮了指尖的银针。银针起落间，《团结就是力量》的旋律缓缓流淌，北庄人的坚守与热爱、坚韧与赤诚，都被一针一线纳进了千层底里。常有游客问王亚梅，北庄的布鞋为何这般受欢迎？她总会笑着指指鞋面上绣着的红字，眼底闪着光芒：“因为这鞋里，缝着咱北庄人的精气神，缝着咱老百姓过日子的奔头儿啊。”

暮色渐浓，晚风穿过村头的老槐树，捎来阵阵清凉，手工坊的灯，又准时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温柔而坚定，映着案台上整整齐齐排列的千层底，那些密密的针脚，如同镌刻在时光里的诗行；那些沉沉的心意，如同太行山脉的坚韧、温柔，却又充满力量。

一针一线，是匠心的坚守；一丝一缕，是文化的传承。从烽火岁月里的军鞋，到如今的致富产业、文化载体，北庄的“千层底”，走过了风雨沧桑，承载着红色记忆，也见证了北庄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王亚梅和北庄的女人们，用指尖的温度，延续着“千层底”的手艺，用团结的力量，编织着烟火奔头儿，让红色基因在针脚间流淌，让匠心精神在岁月中绽放，让这双藏着岁月与深情的布鞋，走向远方。

这个“躡”字，读xì音。《说文解字》的义项为舞履，是在特定环境下穿着特定的跳舞鞋，来舞起具有鲜明邯郸特色的“躡步舞”。

近日，当邯郸文旅推出的网红视频“跼蹠舞”，将赵女的广袖玉指、曼妙足尖点亮了我们的视觉美感，也点醒了我们长久以来对经典成语“邯郸学步”的惯性认知。

“一曲多寂寥，道不尽当年……”

随着背景音乐《落了白》的沧桑旋律，身着战国袍的赵女踩着乐点，提左脚尖，甩右袖，移重心，落右足，整套舞蹈动作完成下来，令观众恍然：舞起来的邯郸步，原来如此惊艳。

的确颠覆了固有的认知，邯郸舞步，非行走步伐，今非昔比。

任你尽情学，一定不会再现两千年前寿陵少年“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

从而李白名诗“寿陵失本步，笑煞邯郸人”将寿陵那位无辜少年的诟病史按响休止符。

“直匍匐而归耳”，一心向学的结果被《庄子》记录得如此不堪，真冤。

其实我倒觉得，笑煞的应是李白，他自嘲“我辈岂是蓬蒿人”，才会以自身代入感而让邯郸人“被”笑煞。试想，以始创“将相和”“负荆请罪”成语典故的先贤为邯郸人打下了包容、内敛、谦和、礼让的底子，怎会缺失雅量去笑话不远数百里而慕名前来学步的寿陵少年？想必优

## 随笔

# 邯郸躡步 盈盈情怀

□曲宗红

雅的邯郸人还得自责没教会人家学步，反而遗留下千年的笑柄，甚至被“笑屋及乌”地将这个词收进了《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成语词典》。

我手头的工具书——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版的《辞海（缩印本）》里有“躡”字，释义为同音的“足”“丽”组合字的繁体，但颇具违和感的是，电脑的所有输入法居然都打不出这个简体字，也证明当年编纂这部大型工具书时忽视了文字应用的前瞻性，若前辈们知道今天的邯郸人将学步的理解更换了概念，是断不能在编校过程中将它随意抛弃。

尽管国家多次提倡简体字，却也未将“躡步”之“躡”字从去繁就简的队列里剥离出去，倒是它的简体字被一次次修订的各个版本忽略或者淘汰。若说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属于天经地义的存在法则，那么对“邯郸学步”的统一释义则更像是规范了受众的一贯认知：“比喻模仿别人不成，反而丧失固有的技能”。

而事实呢？

先看这波文旅流量托举起的漂亮“躡步”，舞起来的动作着实赏心悦目——提左脚尖，甩右手（袖）并右腿，甩左手（袖）左脚，转圈，甩手出脚，移重心提右手，展臂收腿，落脚出手，再展臂再收腿，落脚出手，

转圈上步再转圈，捂口、后退……看，光写就这一堆的关键词，那位涉世不深的燕国小哥在背井离乡的无奈与学步不成时的尴尬所交织的焦虑与愤懑，在博取我与他感同身受的同情与怜惜时，不由得更对他心生尊崇。

终于有理智健全的思想者，将典籍的相关记载整合出论据形式，引领起我和我们放大了对这款邯郸躡步的更加尊崇：

《史记·货殖列传》：“女子则鼓鸣瑟，跼蹠，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西晋左思作《魏都赋》：“邯郸躡步，赵之鸣瑟。”

南朝齐陆厥作《邯郸行》：“赵女蹠鸣琴，邯郸纷躡步。长衣袖三街，兼金轻一顾。”

唐代张守节著《史记正义》：“跼蹠，谓小履无跟，跼蹠然也。”

可以说，自《庄子》记载“邯郸学步”之后的千百年里，记录、考证、研究躡步舞的文人骚客皆大有之，而人们却一直先入为主地保留着黑化寿陵少年的偏见，同时也埋没了这款带有赵地特色文明的文艺形式，不免唏嘘。

好在，互联网时代秒变了往昔的固化，于此，邯郸文旅功不可没。随着多个互联网平台在多层面将这

段仅四分种的躡步歌舞视频推送全网，并获得流量数亿、圈粉数百万时，更多平台便也跟着这波热度擦起了教学舞姿拆分的火花。

当然这些举手投足，仅靠文字叙述无法精准地支撑起意识里的画面感，那就去邯郸道走走，去从台公园走走，没准儿你就会撞见哪个或哪群身穿应景儿服装的靓丽少女或儒雅书生跟着视频一步一步一瞄，一颦一笑，旁若无人地自顾沉浸在自己的美世界与好感觉里，而这些闯进游客们视线里的显眼包们分明从神态与仪态里输出些许骄傲感，引领得一些游客也按捺不住盘腿心头许久的冲动感——跼脚尖，提脚尖，转身形，一步又一步，跟着舞起来，青砖灰瓦背景下的色彩，为阳光下的古城墙粘贴起最明媚的标签。

学步，躡步，怎一个美字了得！

不提我们以提脚、踩步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去比较西方芭蕾舞早出现多少年，立足于当下且向未来，才是包容、睿智的邯郸人向世界发出的和谐之声，犹如跼足的同时大幅度甩起的宽大袍袖，向上，敞亮，意蕴本真情怀。

抑或，辞书里对“邯郸学步”成语的释义，可以再补充一些详解了，为这款盈盈的情怀。

## 心路

# 芦花经大雪

□唐颂

天刚亮透那会儿，河风还带着点凉，我站在老家的水塘边，脚下的草叶上全是露水，蹭一下就打湿了裤脚。今年的冬天怪得很，都大雪时节了，大太阳晒着还是热烘烘的，可河滩上芦苇不管这些，该黄的黄，该抽穗的抽穗，一丛丛站得整整齐齐，风一吹，穗子晃一晃。

一看见芦花，我就想起爷爷。那时候大雪刚至，芦花从浅黄变成深褐，爷爷就会找出那把磨得亮亮的镰刀，挎上柳编筐子，喊我：“走，采芦花去。”我跟他身后，踩着软软的河滩泥，看他眼睛一扫，就瞄准最饱满的花穗，手起刀落，“唰”一声，带着清苦气味的穗子就递到我手里。我掂着脚往筐里放，越堆越高，阳光穿过穗子的缝隙，在我脸上跳来跳去，痒丝丝的。爷爷一边割一边说：“采这个得赶时候，早了嫩得捏不成团，晚了吹得漫天飞，都没用了。”

晒干的芦花用处可大了。爷爷的手粗糙得全是老茧，可编起“毛窝子”来却巧得很。把芦花和稻草混在一起，手指翻飞着缠啊绕啊，不多会儿，一双厚实的鞋子就成了。冬天穿在脚上，暖烘烘的，哪怕踩在结了薄冰的田埂上，脚心也热乎。小船在芦苇荡里钻来钻去，木桨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我的裤脚，爷爷忽然停住船，指着一丛芦苇小声说：“轻点，有野鸭孵蛋呢。”我们就悄悄绕开，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和芦苇秆叠在一起，印在水面上，晃啊晃啊。

父亲说，他小时候比我还忙。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得和兄妹几个围着芦苇干活，剥皮、压平、劈篾子，手指被扎破是常事，流点血擦一擦，接着编。那些编好的苇席、草包，换了钱，就是他们的学费和口粮。我曾经学着编苇席，可苇篾在我手里不听话，要么折了，要么松了，父亲笑着摇头：“这活儿得走心，急不得。”

《诗经》里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原来古时候的人也爱盯着芦苇看。他们用芦苇寄托相思，而我的芦苇荡里，全是烟火气。是母亲站在门口，听见我穿草鞋的踢踏声，就盯着脚张望，风吹起她的头发，像一蓬雪白的芦花；是和小伙伴们在苇丛里捉迷藏，用苇节做成苇笛，吹得不成调，却笑得开心，笛声伴着炊烟，飘满整个村子；是折一片芦叶，做成小船，放上几颗石子，看着它顺着河水漂远，以为这样就能把梦想送到天边。

离开那天，船又穿过芦苇荡。寒风一吹，芦花像雪一样飘下来，落在船上，落在我的心里，轻得像一声叹气。东方的天渐渐亮了，白蒙蒙的光洒在芦苇荡上，那些旧时光，那些新日子，都被芦花连在了一起。

其实芦苇从来都没离开过，它就长在故乡的土地上，长在每个游子的心里，一年又一年，在冬风里摇曳，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旺。

## 繁星

# 喊山

□马宽明

五十岁后，我竟痴情喊山——  
穿云之声  
路过山谷，吞没了  
撞到悬崖，碎成山岚  
追赶溪流脚步，蜿蜒出了山

后来，我将山挪至雪白的宣纸  
喊山——  
声音落处  
灰色的群山绿了，疲弱的溪水壮了  
离世多年的父亲和母亲  
一身新衣  
蹒跚到我面前

## 雪

□路雨

雪  
是娘满头的白发  
一转身  
就化成了一江春水

雪  
是故乡滩上  
开满的芦花  
生生世世守望故乡

雪  
热衷在冬天作画  
更擅长在大地的纸张上  
留白